

Kawabata Yasunari
川端康成

愛する人達
爱的人们

谭晶华
译

かわばた やすなり

上海译文出版社

川端康成

Kawabata Yasunari

愛する人達
——
爱的人们

——
谭晶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爱的人们 / (日) 川端康成著; 谭晶华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5.4

(川端康成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6790-8

I. ① 爱… II. ① 川… ② 谭… III. ① 短篇小说—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 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64218 号

AISURU HITOTACHI

by Kawabata Yasunari

Copyright © 1941 The Heirs of Kawabata Yasunari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The Heirs of Kawabata Yasunar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图字: 09-2012-117 号

爱的人们

[日] 川端康成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愛する人達

谭晶华 译

责任编辑 刘 玮

装帧设计 尚燕平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

网址: www.yiwen.com.cn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山东鸿杰印务集团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5 插页 5 字数 57,000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7-6790-8/I·4108

定价: 30.00 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33-8510898

目 录

母亲的初恋·····	1
女人的梦·····	27
有关黑痣的信·····	39
夜间的骰子·····	51
燕子童女·····	71
夫唱妇随·····	83
一个孩子·····	99
待嫁的人·····	113
岁暮·····	123

母亲的初恋

佐山提醒妻子时枝：举办婚礼时，白粉施不匀会很丢人，就别让雪子再干洗洗涮涮的厨房粗活了。

这种事情，做女人的时枝理应多加留心的。再说，雪子是佐山从前情人的女儿，这种关系也使他不便开口与妻子谈论这方面的事。

“是呀。”时枝并没露出任何的不快，点头回答，“至少得让她去美容院两三次，不熟悉熟悉化妆，一下子涂上厚厚的白粉，会不习惯的。”

随后，她叫来雪子吩咐：

“雪子，你就别再干洗衣做饭的活了，杂志的文章里写着，举办婚礼时，粗糙的手让人看到很不体面……临睡前要涂上雪花膏，戴好手套睡才行。”

“哎。”

雪子擦着手从厨房里走出来，跪在门边听时枝说话。她并没有羞得脸红，然后，低着头起身又去做饭。

这已是前天傍晚的事了，今天白天，雪子依然在厨房忙个不停。

佐山心想，如此看来，婚礼举行那天她兴许还要做好早饭才离开这个家吧。

他瞅着雪子，见她高兴得眯缝着眼睛，不时伸出舌头去品尝舀到小碟子里的汤水。

“可爱的新娘啊。”佐山被她吸引过去，轻轻抚摸着她的肩说，“做饭时你想些啥？”

“做饭时……”雪子吞吞吐吐，站着一动不动。

雪子喜欢烹调，从女中三年级时起就成了时枝的帮手，初中毕业后做饭就全由她包了，如今，时枝连调味也让雪子去干，“雪子呀，来尝尝这味道怎么样？”

就在雪子即将出嫁之时，佐山忽然想到，雪子烹调的味道居然与时枝如出一辙。

要说烹调，即便是母女、姐妹也未必能调得一模一样。佐山想起乡下老家的两个姐姐出嫁前，家里让她们学烹调，可小姐姐怎么也学不好，始终貽笑家人。

佐山偶尔回老家，吃到母亲亲自做的饭菜感到十分亲切，却因不合口味而受不了。如此看来，如今佐山家的口味是时枝从娘家带来的，雪子十六岁那年由佐山收养，她完全习惯了时枝烹调的口味，她会带着这种口味去出嫁。说来真是不可思议，这种情况世间还能遇上吧。

雪子的这套调味方法能适合她对象若杉的口味吗？

佐山渐渐怜爱起雪子来。

走进饭厅，他一看鸽子钟，便大声喊起来：

“我说，快点开饭吧，我要坐一点零三分的车去大垣！”

“就来。”

雪子赶紧把饭菜端过去，又叫了在灶后断火的女佣。

雪子也一起坐下，在一旁伺候佐山和时枝。

佐山看着雪子的手，好像并没有因入水干活而显得粗糙，或许她本来就皮肤白皙，怎么说她还只是个十九岁的年轻姑娘，佐山觉得她的娇嫩丰腴的颈项处散发出一股温柔的馨香。

佐山不禁笑了。

时枝抬头问：“你笑什么？”

“嗯，雪子戴上戒指啦。”

“可不是么。不过，那不就是订婚戒指吗。我说那是人家送的，让她戴上，有什么好笑的？”

雪子羞得满面通红，她脱下戒指，慌张失措地将其藏在坐垫下。

“对不起，对不起！确实没什么好笑的，可说不上为什么，我有莫名其妙发笑的毛病……寂寞时也会不由地发笑。”

佐山这番颇有辩解意味的话语令雪子更为拘谨，越发坐立不安了。

佐山自己也闹不明白为何发笑，而雪子的羞涩劲儿也显得异乎寻常。

佐山换上出门穿着的西装，吃完饭立即动身了。

雪子提着皮包先来到门口等候。

“就到这儿吧。”佐山伸手接过包。雪子悲伤地望着佐山的脸，摇摇头说：“我送您去汽车站。”

佐山想，她大概有什么话要说。

为了给雪子和若杉预订新婚旅行的饭店，佐山这是要去热海。

佐山故意放慢脚步，可雪子什么也没说。

“订什么样的旅馆好呢？”这话他已经问了好几遍了。

“叔叔觉得好就成。”

雪子默默地站着直到汽车开来。

佐山上车后，她又目送了一阵，然后朝路边的邮筒里投进一封信。投信的动作并不轻松，十分沉静，似乎有点迟疑。

佐山从车窗回头望去，看到站在邮筒前雪子上身的背影，觉得这孩子还是到二十二三岁后结婚才好。

刚才投进邮筒的信上好像贴着两张四分钱的邮票，那信是写给谁的呢？

二

如同时枝所说，预订新婚旅行旅馆住房之类的事打个电话或写张明信片就能搞定，可是佐山还是借口要顺便为创作剧本打腹稿，特地走出家门。

自从懂事起，雪子就受到继父和贫困的折磨，虽说被佐山家收留后生活安定了，但总还算是个吃闲饭的人，再说，若只是给自己亲戚家添点麻烦倒也罢了，而自己的处境确是奇妙事由造成的，或许有种困入牢狱的感觉。

结婚会使雪子首次拥有自己的生活和家庭。

佐山真心诚意地希望雪子于新婚翌日的清晨在一种强烈的解放和独立的感受中醒来，所以最好找一处景观怡人的地方，恰似从洞穴来到广阔的原野、阴沉的天空豁然变成晴空万里一般。

热海饭店等宾馆倒是不错，可以眺望南面的大海和海角。但这种饭店的格局以及会与其他新婚夫妇挤在一起的境况将使羞涩、稚气的新娘雪子胆怯，可旅馆最近所盖的新式独立厢房又显得过分扎眼。

佐山最终选中的是供出租的古色古香别墅风格的房子，这些别墅房稀疏地散落在宽敞院落的树丛和山坡之间，瀑布和水池也颇为自然，显得悠闲宁静，就像自己家的院落一般僻静。屋内还有浴室，地处傍山的郊外。

佐山在庭院里朝一栋别墅房张望，他觉得天色有点暗了，决定立刻回到旅馆主楼自己的房间去。

他想轻轻松松地闲待两天，所以一本书也没带来，可是，枯坐了两小时后，已经感到无所事事的无聊。

他自言自语地说：“原来如此，真是不可救药！”

忽然间，佐山发现自己的思路与想象的源泉都已枯竭，觉得自己煞是可怜。

究竟是什么东西蒙骗自己如此忙忙碌碌地打发日子呢？

佐山在制片厂的工作并不多，虽然才四十出头，但作为剧作家的他却已经退居二线了，无需每天都去上班。将乏味的小说改编任务推给晚辈们去干，自己能与多年来情投意合的导演们随心所欲地编写一点东西，说起来也多亏他长年来劳苦功高，个人的地位比较稳固。

然而反过来一想，这也意味着自己已不是现役的剧作家了，成了电影制片厂的不起作用的多余的人。

虽然他熟知电影界人气变化之剧烈，然而事情一旦落到自己头

上，仍然令人狼狈不堪，一如女明星到了被派去演老太婆的年龄。近来，佐山觉得颇不自在。

佐山在犹豫不决，究竟是重新当电影的剧作家呢，还是辞去制片厂的工作，去干老本行，从事戏剧创作？

一家大剧院委托佐山为明年二月的演出写个剧本，他已经多年没写戏剧剧本了，或许这正是个可以改变职业的机会，他很想温泉旅馆里静静地构思一下这个戏。

可是，让佐山为难的是，脑海中时隐时现浮出的尽是以往自己创作的电影场面，而今早已不知去向的几位女饰演者的形象，就像往日的幽灵一样。

他试着把那些场面连成戏剧，却还是电影剧情的老一套，完全不见自己的特色，因而更加悔恨自己蹉跎了青春的年华。

不过，当佐山摈弃了电影剧作家的思绪之后，又觉得无聊得空虚，简直不堪独自静坐。“还是得把老婆叫来吧。”他笑着，慢慢地刮去胡子。

时枝比佐山小十一岁，安分守己地待在这个小家庭中，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孩子身上，大概忘记了自己的年轻。佐山认为那倒是天经地义的，而自己呢，因为职业的需要，将来或许在某些方面还必须与下一代拼年龄，兴许迟早会受到老天的惩罚。

佐山想起了雪子的母亲民子，虽然才三十二三岁，浑身上下的关节却像散了架似的疲惫不堪。

佐山是时隔十多年后才遇到自己恋人的，当时，民子诚心实意地对他说：“听说您果然功成名就了，我也为您高兴啊！”

她开诚布公地冲佐山这么讲，所以他也无法加以否定。

民子还说：“我常去欣赏您的大作，还带着孩子一起去呢。”

佐山很意外，“大作”一词真让他羞得脸红。那些电影是他根据小说家的原作改编，又经导演发挥演绎而成，有多少可属于编剧的“大作”呢？改编时加上许多方方面面的要求，并非他个人的自由。民子把那说成是佐山一人的“大作”，听上去反而有点讥讽的意味。

不过那场合并不适合为电影剧作家鸣不平，佐山便改变话题，向民子打听一些孩子的情况，那孩子其实就是如今要出嫁的雪子。

……那还是六年前的事情，妻子时枝带孩子买东西回来，见一个女人紧贴在房门上，窥视家中的情况。

时枝想绕到厨房门去，可那女人一见时枝，就像偷腥的猫似的逃跑了，还没跑到大马路上，就倒在一家人家的板壁上，并就势蹲在那儿。

时枝相当不悦地告诉佐山。

“你呀，能不能出去瞧瞧？”

佐山觉得或许是电影制片厂的女人，跑出去一看，连个人影都不见。他问时枝那女人的模样。

“穿着并不奇特，像个病人。”

“病人？”

正说着，大门口传来女人的声音。

时枝看了佐山一眼，就出去照应。一会儿，她跑进来，变了颜色。

“嗨，那人是民子呀！”

“民子？”

佐山立刻站起身，时枝猛然出击：

“你，要去见她吗？”

时枝气势汹汹的模样让佐山有所退缩。

“嗯？怎么啦……”

“没出息！”时枝轻蔑地笑笑，佐山正要去门口时，时枝大声招呼两个孩子，从后门出去了。

佐山大惊，虽然觉得对不住时枝，但还是很生气。

一个背弃他的恋人突然上门来访，自己不计前嫌地出去相迎，说来还真是没有志气，这对现在的妻子来说，不啻是难以忍受的侮辱吧。

佐山寻思，她来干什么呢？可能是来要钱的吧，因而对以往恋人的旧情并未立刻燃起。

时枝刚才的吵嚷声民子在大门口大概已经听到，佐山觉得有失体统，遂决定替妻子去撑撑门面。

他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民子领进了书房。

“夫人一定会认为我是个厚脸皮的女人吧。”

民子一再重复这句话。

“要不是夫人在门口看到我，今天我也就回去了。近来，我到府上门前来过两三次，可总觉得太没脸见人，就没好意思进门。”

民子自卑得可怜。她怀念佐山，并非嘴上说说，其态度可以看出她是真心地思念着他。

佐山甚至觉得是自己做了对不起民子的事，而且还那么满不在乎。

他问民子生活得怎样，民子详细地叙说。第一个丈夫患了结核病，他们一起回了丈夫的农村老家，她照料了丈夫四年，直到他撒

手人寰。五年前她带着唯一的女儿与现在的丈夫根岸再婚。她说话的语调像是在向十分了解自己的亲人倾诉。

“活得很苦啊，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那时，是我自己错失了幸福，我认定这是我命该如此。痛苦的时候，想起佐山先生，更觉得悲伤。我真是太任性了。”

她的意思是说，背弃了佐山才受到了老天的惩罚，若是与佐山结婚，一定会很幸福的。

根岸是从朝鲜流浪回国的矿山工程师，回到日本后，还是改不掉投机的习性，他幸运地在矿山找到了一份工作，由于很快暴露出野心而被解雇。民子常常不知道他住在何处，去各处矿山追寻丈夫，偶尔在东京安定下来，他就让民子去酒馆之类的地方打工挣钱，积攒一些零用钱后，又会离家外出。

长年的打拼劳累使民子的身体垮了，心脏病、肾脏病都很严重，以至于医生看了都感到惊讶，她居然还能起床工作！刚才被时枝发现后一跑，眼前发黑，晕晕乎乎地摔倒了。她经常会这样摔倒，心想，自己或许会就这样死去的。

民子看上去没有血色，手足青黑，瘦骨嶙峋，头发稀疏。

她说，这次下决心要与根岸离婚，并提出要向佐山借款五百日元，开个咖啡馆，用以维系母女俩的生活。

五百日元哪能开个像样的店？在如同流行病似的蔓延的同类店家之中，这点钱能开成一家店吗？再说，身体如此糟糕的民子恐怕也受不了吧。

不过，民子却说：“有人在附近开了家不错的咖啡馆，因为要回老家，说如果我愿意经营下去，就可以特别便宜地转让给我。因是

整体出让，所以明天就能开张营业。女儿也恨现在的父亲，期待着开成这家店。”

“女儿多大了？”

“十三岁了。学校马上会放假，可以在店里帮帮我。”

接着，民子兴奋地谈起咖啡馆的样子和地点来。

佐山拒绝了，他说手头没有五百现金，设法筹措一下或许可以，但手边没有这笔闲钱。

在民子心目中佐山是位“成功人士”，似乎难以相信他的话。然而，一开口就碰壁，使她领悟到自己不该来向佐山借钱。她说了声“真难为情”，一下子崩溃了，哭了起来，一副精疲力竭的模样。

他们俩没有发生过肉体关系，她更没有硬求佐山借钱的理由。

佐山又问她孩子的情况，心想民子的女儿身上至少会留有自己昔日恋人的面影。

“她像你吗？”

“不怎么像，大眼睛，人们都说她可爱，要是把她带来就好了。”

“是啊。”

“看了佐山先生改编的电影，我也时常向她念叨您的事，所以，雪子也很了解您呢。”

佐山的表情有点苦涩。

时枝还没回家，她把孩子带出去了，佐山不用担心。

民子哭泣着讲述眼下的痛苦和对往日的怀念，冷不防万分感慨地说道：

“佐山先生，您可真厚道啊……”

佐山对她说的真意有些不明所以，他揣摩着：民子或许当真打

算与根岸离了，在佐山的照顾下，开个咖啡馆；也有可能她只是怀念佐山的人品才来找他的。

民子约莫待了两个小时。

时枝是在天色擦黑时回家的。看到佐山的模样，也就消除了不安，不再纠缠于民子来访的事。结果还是佐山告诉时枝，民子是来借钱的，还给她说了些民子的经历。

“不过，居然还好意思前来借钱！您打算借给她吗？”

“没法子，没钱哪！……刚才你上哪儿去了？”

“带孩子上公园玩去了。”

三

在要让雪子新婚旅行的栖身处——热海的温泉旅馆，佐山又想起了雪子母亲的话：

“佐山先生，您可真厚道啊……”

这话听上去像是在讥讽他，又像是在诉说自己的男人运不佳。

帮着办理民子的葬礼和送雪子出嫁，无疑全都因为佐山的厚道以及时枝善解人意的慈悲为怀。

民子来访后大约过了两个月，一天傍晚，佐山从制片厂回到家，“今天民子又来过了。”时枝对他说，“还带着孩子……”

“怎么，还带着孩子？……那孩子怎么样？”

“孩子蛮不错，挺可爱的，比她妈妈漂亮，如果是您的孩子那该多有意思呀。”

时枝如此平静地揶揄，使佐山稍感意外。

“那她们进屋了吗？”

“是啊，一直聊到刚才才回去，天南地北地谈了许多，听了才知道她也真够可怜的，遭遇怎么也说不完。”

时枝看来十分同情民子，丝毫不反感，而且对佐山同情民子也感到满意。

民子已经不再具备威胁佐山家庭和平的力量，不过，时枝和民子两人能像同事那样敞开心扉地交谈，这才是佐山想象不到的飞跃。

此刻时枝摆出比佐山更了解民子身世的神情说：

“她说已经跟那个叫根岸的矿山工程师离婚了。”

“离了？开了咖啡馆么？”

“好像没有。”

时枝说，她是个有责任心的人，连独生女的将来都打算好了。

打那以后，民子再没来过。半年之后，佐山在银座偶然遇见了民子。

民子仍然亲近地跟着佐山一路走去。

佐山告诉民子时枝夸奖她孩子时，她一下子露出明朗的微笑，说是一定想请佐山见见雪子，说着就自己找起出租汽车来。

佐山不愿马上去，仿佛自己是被硬拖去她家似的。

民子说：“就她一人在家，完全不必介意。”

在麻布十号陋巷的家中，身穿水手服的雪子正在一张蹩脚的桌上学习，她应该是女子学校的学生吧。

民子叫雪子向佐山问好，她站起来，颇具少女风姿地向佐山鞠了一躬，然后低头不语。即便母亲不介绍，雪子也知道他就是佐山。

“行了，你用功吧。”雪子笑嘻嘻地点点头，可依然坐在佐山